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六目錄

劉蕡

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夏侯孜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户部積欠奏

劉三復

請誅劉從諫妻裴氏疏

滑州節堂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六

劉蕡

蕡字去華昌平人寳厯二年進士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極諫以忤宦官被黜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朝贈左諫議大夫

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問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元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莫

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而巧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魏已降足徵益寡朕顧昧理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大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宣化而生徒多情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隳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

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

親覽

對褐衣小臣賁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下制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

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元黙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能下達欲俗之

化也在修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在察其行否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

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言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

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正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巧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誠憂勞之

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家國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爲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爲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胡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

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陳之夫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寺弑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

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臣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

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尊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

弟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陛下皆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

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
聽朝之餘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
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
陵迫脇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
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
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
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
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

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明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願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奸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

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
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
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
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
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
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
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
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

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夤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

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

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無所不孚矣臣所言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

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

清則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生焉仁壽之
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
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言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
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
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恤人
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成災陛下
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言廣播植在
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
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督其耕植省不急之務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言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

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職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曁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

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

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伍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於萬國始天子而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而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言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言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酧賞如

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言
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
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
矣臣前所言辨枝葉者在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言形於
恥格者在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
斥游惰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在察
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
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
持之者爲所蔽欺乎臣前所言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

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其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

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遥而無爲端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萬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

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謹對

夏侯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寶歷二年進士累遷尚書右丞守户部侍郎轉兵部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懿宗朝以本官同平章事封譙郡侯罷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左僕射復輔政進司空出爲河中節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册文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

皇帝臣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於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耀空蘊於方祇秘景莫覩於圓魄卓爾潔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哀煢處隧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獲永圖懼乖未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鞶鏡無塵賜衣有篋宸儀雖閟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

揚茂烈傳休聲率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森禮容於金阨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享鴻休式憑元祐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册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戶部積欠奏

鹽鐵戶部生積欠當使咸通四年以前延資庫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

百八十貫匹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萬貫匹當使緣户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納户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内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勑命雖行送納稽緩今得户部迭稱所收管除陌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貲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貲庫錢絹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俟物力稍充積漸塡納其所割一十五文錢卽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以來嶺南用兵多支户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户部商量合納今年

一年額色銀絹須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限者

劉三復

三復潤州句容人大和中爲員外郎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拜刑部侍郎宏文館學士卒

請誅劉從諫妻裴氏疏

劉從諫包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

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禎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誠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閥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

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効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

滑州節堂記

諸侯之升壇胙土服天子休命者有弓矢鈇鉞之賜生殺刑賞之柄其爲任也葢重矣其受脤之日秉節者得以王命傳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庀豐屋麾旆以翼之歌鐘以樂之非征伐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此其大端也是鎮

股脅梁洛咽喉齊魏其氣强以勁其人勇而忠我連帥贊
皇公以全才上略標柄中外輟爲霖於將命膺作翰之攸
寄歲值巳酉擁旄來斯公以明誠報一人以大信示三軍
膏潤慈惠風馳教化未洽旬日羣吒愛戴纔越月而五校
訓齊及踰年也則睬惇咸樂業豪奪不敢犯戰備具而軍
聲振矣顧謂幕吏曰君之寵授偉此瑞節所處不嚴人何
以瞻于是建宏規模大壯去屑窓圖宏廠隥道迴廊繚其
下暈飛鱗葺攢其上孑孑然倚靜深而相合渠渠然拂埃
塩而孤峙隣牆藩而儷公署實轅門之蘊抑外閫之雄歟

舉事必書春秋之義繇是秉筆硯於公之門者承命纂述謹誌於堂陰

李蠙

蠙大中朝爲懷孟觀察使從事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擢金部員外郎

惠山寺記

蠙舅氏扶風公貞元四年秋八月與太原王武陵吳郡朱㫤同遊惠山精舍爲賦往體詩一首王序而題之覩其詞頗有世外之交出塵之想凝思澹慮泛溢天格雖建安才

人不足居其右矣後二十年復繼於末則有傷時歎逝之

感宿草隣笛之悲洎會昌初武皇帝藯浮圖法詔毀其宮

而逐其徒惠山在毀中時無好事者詩亦隨壓焉今寺既

復而詩尚遺落内弟審餘寓書請於遴會遴赴河陽辟召

路出寺下因重記於軒廊南垣我舅氏由吏部拜執法器

業磊落爲時巨人平生操尚備在國史此不能舉所載者

風韻之詞登臨之興俾後人挹其清芬而已大中十一年

五月十三日懷孟等觀察使從事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李遴重題

李彥芳

彥芳衛國公贈司徒靖五代孫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

樂德教胄子賦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韻依次用

王子垂訓導於門子戒驕盈於代祿厲師嚴以成教誨敷樂德而宣化育長能從以可久幼能正以不黷悅之以道寧假乎干戚羽旄動之斯和詎資乎匏土革木是知深於樂者豈徒然哉暢生成於壽域導純粹於靈臺明明而六德是以蕩蕩而羣心有開瞻之在前佇將成於國棟由是而選庶有嗣於鄉材登於儁造釋其奸回聆音乃接武而

至樂善而差肩載來且於中者表得中而可尊和者達至和而不紊繄吾道之克纘諒乃心之是訓青衿選其悅學絳帳資乎待問於以識琬玉之琰於以言始終之訓然則祇者敬也居敬足以修身彝者常也守常而能化人萃羣生之濟濟達誘善以循循肅穆以居而文明有耀條暢斯及而樂教惟新然後以孝友俾其師資春秋則教夙夜惟寅宏廣博易良人胥效矣美父母兄弟誰能間之內必成性外無越思匪鏗鏘而感物咸敬順以親師異齊國之聞於宣父叶虞帝之命以后夔惟德音之是進豈奸聲之能

混入於國學習者由是知歸祭於瞽宗享者於焉報本至哉聖人之設教良終古而無損

盧子駿

子駿文宗朝官滁州長史

彭城公寫經畫西方像記

滁州長史盧子駿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自南譙牴鍾離謁太守彭城劉公公以鯫生文苑之舊常無疵瑕歡好同昔年宴游無虛日因及開元佛寺指大乘經藏曰我召傭書人書寫也西壖有西方像焉我俾畫工圖形也鑿户

牖以爲廟我命梓人庀事也厥功曁秋七月而畢先時公

由廷尉評佐畫中書令田公於鎭州田令公將朝天子藉

公上請事未訖而田令公遇害從事者皆死白刃毒流於

妻孥亂兵相約曰評事國士也讒帥前未嘗不忠遇吾儕

未嘗不信安可負評事耶駭評事家者衆誅之由是良賤

都無橫禍未幾天子震怒命將討賊鎭州阻絶公莫得知

其家公曰吾孀姊依我少妻從我姊之子吾之子皆齒稚

得脫虎口者非大聖相祐其可保全乎哉遂血淚橫下歸

誠虔禱曰吾姊吾妻吾甥吾兒無恙而出寇境者則丹青

極樂世界一鋪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千卷以䣕焉不則吾終身不祿仕也明年公之長幼高下咸自賊中至君子曰劉公起諸生擅名文場爲聖朝博士損益禮樂簪白筆曕我衣冠者不犯居粉署大彌綸之功收濠梁著來蘇之謡履道坦夷濟物平施加以爲弟之悌爲夫之義爲舅之惠爲父之慈其在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公宜延洪我國家康濟乎兆庶有皇天之福祐靈祇之相助化危爲安彌禍爲福信修身飭行之報矣非祈佛之效也且儆之亂日公之同僚無一免者而公不在亂邦祈佛之辰公之

同僚黨屬盡夷滅而公之家恬然無事可以明矣于公獄吏耳守法能平尚慶流後嗣矧公之於家也友愛如此於國也賢明如是鎮之狂寇其於公何而今公捐清俸鳩眾工毫相嚴備心法闡揚緘之以寶龕邃之以紺殿皇皇焉言言焉斯亦公不欺夙誠而欲復言也子駿辱公之遊于兹二紀熟公之懿範仰公之嘉猷因喜幽顯有答故刋石以祇命云太和六年十二月五日濠城刺史彭城劉茂復建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内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勑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勑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更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

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
穿斵事葬相傳送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
土牛隳蠹棺櫬巍然者有棺櫬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
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
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
惸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
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
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柰何夙
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柰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柰何夙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之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柰何夙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於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目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七目錄

歸融

鄭覃平章事制

劾盧周仁進羨餘狀

順宗加謚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議

憲宗加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議

奚敬元

唐左羽林軍大將軍史公神道碑

高孚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劉公墓誌
銘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七

歸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進士開成中拜吏部侍郎檢校禮部尚書領興元尹出爲山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拜兵部尚書封晉陵郡公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左僕射

鄭覃平章事制

朕嗣守丕圖務宏至理憂勤是切宵旰靡遑所以庶政萬機悉委丞相乃者失於任使妖沴遽生方思正人參我大

柄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滎陽郡開國男食邑二千戸鄭覃天資直氣岳降上才性惟端莊道本孤峻文含風雅學洞儒元通古今理亂之源達教化損益之要歷踐華貫周旋大僚休聞彰於縉紳政事滿於臺閣載居講席密勿內朝胸襟洞開肝膈無隱嘗奏讜論發言有先見之明每勵貞規勇退守獨立之節洎擢膺揆務總領庶官堅操不回墜典皆舉盡瘁憂國竭忠戴君必能毗予一人康濟四海邪正之路既判清濁之流自分於戲秉兹鈞衡委乃髦碩爾其使萬事得其序百官得其人用賢罔

不精立法罔不慎弼亮刑政燮和陰陽其聽朕言往踐厥
位克紹先德嚴廊有光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
官勲封並如故

劾盧周仁進羨餘狀

天下一家何非君土所在方鎮官庫錢皆陛下庫緡錢也
盧周仁輕黷宸嚴輒陳小利務期容受妄說異端若言南
方多有火災故外須防戎寇恐成煨燼請納京師則所進
之餘安可遽辦此盧周仁罔思大體姑徇私誠入財貨以
干榮待清朝而何淺貢之無藝實紊彝章伏見今年正月

一日赦文天下藩方四節獻賀三年内猶皆權停周仁所進頻玷皇化彻裨國用臣伏恐萬方從此相效皆以羨餘爲名縱無羨餘亦因緣刻尅生人受弊起自周仁深不稱陛下臨軒求太平意也其盧周仁應須重責以例長人者所進錢伏請却還湖南道收貯以備水旱留貸貧下户納兩稅交代相承不得擅用使九有獲蘇一方知感天下幸甚

順宗加謚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議

匪融議曰王者則高明以茂育法博厚而含宏象日月以

昭臨如雨露而膏澤謚以令德昭於至公卽軒轅顓頊文
王武王是也其有褒旌未副則宜增美尊名惟順宗至德
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道合二儀明齊兩曜恩沾萬物信
若四時始位踐重光名高少海寢興有度視聽必端昔德
宗駐蹕奉天禮行巡狩掃除兇寇實賴春闈每誓衆之初
而吐言激切及撫軍之際皆感動師人洎車馬還都歡娛
宮禁朝夕視膳晨昏問安是居重華毓德望苑日彰孝愛
三十七齡三善益表於元良六氣忽嬰於沉痼德宗以龍
樓重嗣惟疾之憂醫藥躬勞至於大漸順宗昭事德宗之

節也詢古無對德宗厪念順宗之至也前史莫倫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垂榮萬國流慶千年及歷數自天祇承丕構
不敢牢讓方遵永圖師唐虞之治以覆幬天下纂禹湯之
化以煦育黎元薄賦蠲逋宥刑恤隱深仁降感沛澤旁敷
減去宮人斥絶奇貢臨軒廣愛焚鴆毒於通衢凭檻興仁
放猛鷙於維縶歸功臣之甲第而中外謳歌黜殘酷之劇
吏而遠近欣服虔恭九廟睠佑萬邦宵旰勤劬詎思頤衛
於是託付冢嫡壯乎皇猷以明繼明以聖傳聖孝德垂名
於不朽睿謨貽慶于無疆是生聖明收復河隴刷百載失

地之恥滌八聖强鄰之羞陛下不有其功歸美祖考追尊

謚號曰重鴻名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經曰德者同於德道者同於道謚法曰寬裕和平曰安克

慎所安曰孝伏惟順聖皇帝端拱造物秉運統天可謂至

德也咸神翊運光明正位可謂大聖也永圖丕搆傳聖和

保可謂大孝也臣融定加謚號謹上尊謚曰至德宏道大

聖大安孝皇帝謹議

憲宗加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議

臣融議曰皇莫尊乎羲軒帝莫大於堯舜咸有上謚光昭

厥猷先德巍巍㣲美未稱則必追加大號式重鴻名伏惟
憲宗神聖章武孝皇帝神授英明天假文武德惟孝養仁
著君臨功格元穹伏以天寶之末大歷之中郡國有倔強
之臣朝廷行姑息之令所以李錡拒命自于宗枝劉闢稱
兵起於儒吏伏惟憲宗皇帝上遵太宗之法次覽軒后之
書親近正人委任輔相修明紀綱震動雷霆翦滅渠魁征
討叛亂無職不舉無賢不嗣將靖萬方用於四海號令必
一視聽無私故得夏台伏鑕於沙陲上黨受擒於城鎮西
蜀獻俘而玉京正法東吳納寇而金陵廓開鄆城纔下而

申蔡削平鄆師就誅而齊魯盡復皇威遠振神算無遺時
也滄景屏息以朝天易定束身而納地海内無事天下一
家萬國來賓百蠻向化方興謀于戎虜深注意於河湟伏
以疆土開拓而有時腥羶冠帶而有日逐覩赫口休烈留
付中巽克主有明聖達以英運睿謀心果疑越古超今陛
下不有其功歸於先志揭茲上善既讓於天能光祖宗繼
述前聖昨者丞相卿士請加鴻名陛下固秉冲謙再三不
允今追尊祖考崇冠禹湯伏惟憲宗神聖章武孝皇帝乃
聖乃神乃武乃文盛德大業經天緯地記曰武王周公其

達孝矣乎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臣融定加謚號謹上

尊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謹議

奚敬元

敬元吏部侍郎陟子官左補闕

唐左羽林軍大將軍史公神道碑

將軍諱用誠字君諒河南人也曾王父諱惟靜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先鋒兵馬使大父勤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兵馬使烈考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河東節度軍馬

都兵馬使兼御史中丞晉寧郡王三代爲將克昌惟武垂慶後世傳芳于公公即中丞第四子義感得一時之俊沈謀有周身之防貞元初藝成絶倫縱遊郡國名藩重鎮爭致邀迓乃不屑就其道益光襄陽節度使樊公澤虚心好才與能樂善聞公有縱横之畧剛决之姿申縛禮以接之選右職以署之而能恪勤厥位練習武經繇是樊公益所委重累遷至馬軍兵馬使會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席凶器以竊據淮蔡詔命唐隨節度使李公愬總齊軍士以討伐之命公爲遊奕兵馬使指顧麾下號令前驅率先啟行深

入賊境遇敵必戰所向無遺會賊將領徒千人草創營壘旗號日興橋柵而公伺其軍食無儲是刈是穫備其乾餱鴟張蟻聚控扼要害公度其孤虛可以攻取以少擊衆如其前堂堂之勢砉然而斷殺傷奔潰靡有孑遺生擒賊將衆皆請殺而公不聽以客禮待之曰吾不能殺義士從其歸死於天子乃送其人于闕繼而陳章疏懇請全活憲宗皇帝英明聰斷詔下許之還賜軍前驅使俾領先鋒將與公偕行導其銳卒沍寒之夜凌犯雪霜擊破賊城官軍全入先擒元濟以檻車獻於宗廟得正刑典由公之生致賊

將化爲忠臣覆其妖巢以功補過朝廷推賞累寵旌節授
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仍賜上柱
國詔曰素抱將才能通武訓策名戎旅委質藩方敷七德
以招懷推一心而撫納遂使戴天之大節因事斯彰奉國
之名謀逢時乃合奮其勇士潰彼兇徒堅壁洞開罪人斯
得永言實效無忘寤思其圖爾勞是舉朝典旋以東平不
虔將議征討詔命李愬爲徐泗節度俾行天誅愬以公沈
勇夙彰思同王氏列名表請委以親兵充行營都虞候公
恪勤無私戰陣有勇破賊柵者有六收縣邑者有三教令

必嚴刑戮不濫仁而有法其若是歟賊平遷檢校國子祭酒詔曰平齊之役諸軍指期衆校合戰各奮毅勇同樹勳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愧踰時之賞故於奬授有所超遷時屬邊事重難非公莫可詔統麾下鎮防朔方居三年朝議以頻建茂功位未充量趣徵赴闕除左羽林將軍詔曰沈勇英決挺直將才制勝出奇合於兵法夙勵勤王之節嘗從伐叛之師赫然殊功於是累振諸侯方岳多有薦揚北路親軍寄雄心膂統率貔貅之衆申明羽衛之嚴宜奬壯猷且兼峻秩敬宗皇帝以張韶作亂禍生不測環衛嚴整

狂賊誅夷拜兼御史大夫歲月滋深竭誠盡瘁遷大將軍知軍事疏封列爵褒寵勳賢勞績既彰優榮斯及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上方倚注信臣錫宴別殿論功校藝公實居多方委爪牙之雄未兼鈇鉞之寄竟以積勞成疾憂國忘身太和四年歲在庚戌冬十一月乙未薨于昇平里之私第享齡五十九皇帝軫悼廢朝賻禮加等粵辛亥二月十五日甲午葬于京兆府萬年縣長樂鄉宋侯之西原後三月詔贈工部尚書表勳臣也夫人李氏從夫之貴封趙郡夫人淑慎賢明能正婦道節哀盡哭動合禮經

長子宗僴福王府參軍次子宗授一子出身幼子福郎小
女平娘孩啼孺慕絶及懐抱以敬元昔因朝奏相遇諸途
語及戰伐之事備聞功業之本其子以理命見託固徵斯
文而表諸道葢不虛美其詞曰
惟天生人必以類分定亂以武克生武臣洸洸史公振輝
羣倫正直不回剛决無鄰沐若膏雨煦然陽春濟以寬猛
施之威仁三代爲將道家所忌爲將四世彌彰勇毅制勝
出奇料敵善利全活擒生度材任知寒天雪夜萬里齊轡
攻討賊城致之死地干戈旣戢弓矢載櫜懋功旣立爰議

賞勞謙勤愈彰寵錫彌高貴婚華憲輝映賢豪王者之師勝殘去殺由不得已在徵桀黠惟公訓齊確然不拔今亦寛簡政不苛察羽林震衛克壯其猷推誠心膂練習貔貅忘身奉君勞積生憂運促潛奪名在建侯追榮八座寵錫威武葬于九原軫悼明主勳名獨在骨肉歸土表行豐碑垂休萬古

高孚

孚文宗時人官許昌縣主簿

白雲起封中賦以皇漢施德介邱告成爲韻

客有遭逢漢昌從武帝而登岱覩白雲之效祥曰此蓋非常不飄不揚初起封中方郁郁以呈象稍浮山上乍英英而有光原初出之義也告成我皇我皇德以靜人威以平難廓清諸夏光啟大漢俗旣和兮考時巡禮旣備兮登日觀惟天輔聖無雨則其明徵惟岳通元出雲所以幽贊不然者山有四岳胡獨興於此地有四極胡不普而施觀燿質以流彩若無心而有知無心者何隨車而動息有知者何表聖之功德帝穆清以修祀雲故清其容帝貞白以爲心雲故白其色豈徒然也君爲萬國所仰岳乃衆雲所屆

其垂恩儲精登封俯拜亦庶幾乎明神斯荅景福攸介故夫是雲也乘元氣而出冠靈壇而浮不漠漠以四散直亭亭於上頭祥光内朗瑞色旁流既表慶于兹日復增華於介邱此可以見其無疆之休者也且夫刻石者所以紀號泥金者所以昭告必元德之已升乃兹山之可造若齊桓僭侈秦帝驕暴縱傾國以修封豈嘉祥之云報美矣哉晝日斯清瑞雲孔明絪緼蕭索下應一人之感髣髴影響旁聞萬歲之聲彼入房彰於殷帝浮洛表於周成豈可與兹而名哉

大唐吳郡張君紀孝行銘

君名常洧字巨川句曲人也其先奕世載德錫姓受氏詳乎家牒炳乎國史矣在昔宣王時則有若張仲孝友周人美之列于風雅在悼公時則有若張老恢晉國之圖拯魏氏之急魯史嘉之編于簡冊高祖伯卿曾祖元紹並怡情典墳抗志不仕祖處靜皇湖州烏程令考章皇建州司戶君即建州之第四子也幼而聰敏長而岐嶷窮百行之源事父母以孝稟五常之性奉親族以和及父母既沒居憂泣血柴毀骨立躬自建塚高數尋手植奇樹盈千餘本然

志戀墳塋將終身灑掃雖喪紀逾制而靡釋衰絰乃葺結
庵廬居于墓次哀動行路感通神明白鶴翔于林中靈芝
生于墓側鄉黨稱其孝郡邑嘉其行錄表上聞優詔允荅
復其徭役旌其倚廬三紀于玆情不一異君嘗疾困殆不
勝喪勺飲不入口者累日矣其兄常泳勸令飲食固辭不
從兄謂之曰有疾飲酒食肉在禮自有明文無以死傷生
也今汝異居幽荒之際而卽安于疾殆至滅性又安得爲
孝乎乃曰吾負終身之憂匪惟一日之慼且吾有兄不患
死之將至兄有子不患祀之將乏身既不頼其生口豈復

食其味乎君子曰甚哉張氏兄弟孝之大者也非令弟無以知兄之賢非仁兄無以成弟之美所及其遠哉上以彰聖朝孝理之至中以表牧宰奉化之極下以明張君錫類之永此一行也而三善成焉乎雖庸愚備知盛美竊以寵錫之命雖行表于門閭紀述之詞曾未標于篆刻敢直書其事識之貞石焉銘曰

天錫嘉命保佑我唐篤生張君令名是揚令名伊何純孝克彰終身在戚執親之喪獨居幽荒廬墓之側喪制旣踰哀情罔極衰絰弗離甘旨靡食疚苦嬰身志行不忒節彼

高墳巍然如岡草木呈瑞鸞鶴表祥孝感之至達于聖皇詔命旌美殊其井疆勒銘紀行于門之旁千秋萬祀斯風不忘

承瓌

瓌太和中官潤州句容縣主簿

張孝子旌表碑贊并序

昔原涉廬于墓三載人至于今稱之況吳郡張生父母繼歿創闢墳土寢處苫塊棄絕人事凡三十一年號泣終身故至性感物精誠動天靈芝繼生嘉祥屬至鄉里仰其道

狠戾者爲之恭恪悖慢者爲之孝慈郡縣以聞于是天子寵以旌表當代著之歌謠又太和六年姪孫公珽繼亦廬于墓時職留務于金陵日御史譚公爲清時名士深用褒焉曰張家至孝已傳三世可革人俗變諸鄉閭不匱之美萃于張氏矣而張氏世傳儒素家唯四壁大唐之墨書文人之麗藻雖傳諸子孫而未寘于金石會其諸兄之孫曰琢以經學著名少游太學垂十年有貞介之行有恭懿之德事親愛以順交朋友以信邠帥知之辟主印眞寧糾逖滯疑綏懷孤弱眞寧有單父武城之化民皆翕然秩滿歸

鄉經先人之舊廬悼盛事之未樹喟然嘆息霈然涕洟乃
出琴書車馬以鬻焉取其資繕葺廊廡芟夷榛荆咸取敕
旨勒于貞石使永不泯夫建邦立家唯忠與孝有一於此
宜乎不朽君斯舉也上宣吾君之命下顯爾祖之休盡善
盡美矣贊曰
天經地義其惟孝焉六順之始百行之先哲人斯難爾祖
有旃土闕徒立荆榛滿阡永錫之道將不匱焉吾儕感此
深用惆然乃紀貞石是昭是宣豐碑旣樹厥美方傳俾其
不朽永慰荒埏

李哲

哲官潤州句容縣令

吳郡孝子張常洧廬墓記

人與天地同有孝與父子偕生道德失而稱仁哀慕結而滅性於是先王立中制三年通喪人倫以達然孝子之心感逐時并戚隨身盡句容張常洧哀親之不返將已以爲殉鄉閭懼法孝子違心長號天高侍宿墳側歲移六次人無二行柴骨杖起蓬頭氊垂非禮教之所知非名實之相與誠至孝之所致而至于斯也余執事之日耆老趙某等

共舉之愴然感懷因自俯慰申州上請以表門閭州司慮其矯情異衆飾哀求顯事留精詳時多永嘆國體不以殊行立法故旌善以激俗史館編集傳記須令搜揚今年八月觀察使御史中丞王公錄上尚書省明詔未及幽魂已慶惟此孝子行之實難余替人喬公體包仁和志存感激異斯事舉請余記之

鄭素卿

素卿太和時人

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并序

大師號齊朗生報身于尋陽陶氏承大司馬侃之後侃捨宅作西林寺其孫累有人繼前志故大師幼有覺心事峰頂寺律大德法眞爲和尚出家受具皆目其下傳七支四分學精進勇猛所治如官之與憲法其徒肅而不敢犯故自山發其風行諸道流若鈞衡繩墨所化之處無不斷斷爾所居水閣院水閣之稱天下知重長講律業兼通無量壽淨名等經復手自爲義記以示後學貞元三年從峰頂本大師陪荊州慶門寺靈裕台州國淸寺法裔同受廉使李公兼龍興壇場之請洎七年刺史崔公衍置方等於當

州開元寺請東林大德熙怡大林法粲興果神清同赴壇會十四年郡守李公康興甘露之會請宣州開元寺大德慧莊撫州景雲寺上宏吉州靖居寺道華當州寶稱寺智滿同秉羯磨王元和初鄂岳觀察使郗公士美建法會于頭陀寺又命簡奉迎曰鵝珠在冰雪之中鶴貌出風塵之外其感搢紳大人相知之深如此享年七十有三法歲四十有九示寂滅于長慶二年十月十六日用是年閏月二十一日奉葬于峰頂大師靈塔之右恭遺命也嗚呼凡與大師遊者自童年及暮齒未嘗以言色高下用戕于人人

之聰明覩此知教雖庭戸之近必擬跡而後行或饑寒之來必審公而後取所謂聲爲律身爲度其殆庶乎或人來以持律相難者對之曰吾聞四十不惑以至無邪正當師之我法只爾聞者降伏知言要理深自洪州升龍興寺壇轉至甘露頭陀惣一十有四會承羯磨者數盈千萬計故江西以爲佛法鐘皷皆自水閣出考功員外郎李公渤中書舍人白公居易嘗視郡事得之精微每至道場膜拜起敬門人元超元諫元膺元證元皓清銳元惣智明等懼先師之德光不留於金石乃以本際實行付雲皐比邱草具

狀藉門弟子大德道建如達沖契宗一等虔請碑銘于滎陽鄭氏子素卿辭不能免乃强起筆應之曰釋之徒有持律猶官之徒有持法二者謹嚴則教立而道尊惟大師以惠覺心以心治身秉佛憲書爲佛翰垣調馭諸根不生一塵提導孺孩出離火燔昇我漸堦入我便門慈覆軒軒法灑𩇯𩇯膏之清濡長之茂蓄故自匡廬散吳楚間受教比邱知處元關或坐道場或登戒壇景我之山派我之川珠貫大千印可無邊來也不羈去之偶然吁嗟乎西林佛日嘗在此今巳焉太和六年歲次壬子三月甲午朔六日巳

鄭素卿 蕭倣

已門人元諫等樹

蕭倣

倣字思道宰相俛從父弟太和元年進士咸通中歷禮户

二部侍郎拜義成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歷吏部兵部

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門下侍郎進司空宏文館大學

士蘭陵郡侯罷爲嶺南節度使卒年八十

蘄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兹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

已以兢慙每自咎而煌灼猶頼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

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
羸驂繼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
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
禀朴愚材昧機變皆爲叨據果竊顯榮一心惟知効忠萬
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
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絶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
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臣遠從
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超
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麤免

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剸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沈滯請託既絶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不屈人雜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闕一字）得數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尺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

使獄絕寃人巷無橫事峻法鈐轄於狡吏寬宏撫育於疲
農纔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
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
亦自嗟嗚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
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輦下臣官爲
牧守不同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
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
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
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駁還藍田尉直宏文館柳珪擢右拾遺奏

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旣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

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下闕

諫懿宗奉佛疏

臣聞元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

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

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衆外理絕

塵中非爲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

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曰爲善有

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
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爲文德且母后
之論尚能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
屬意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
雖時啟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移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
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
逆其耳內沃其心陳皋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
益帝圖非賜對之間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
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

記梁崇佛法劉孝義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内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以來互興寶剎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名曰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書昔年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

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

某前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

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輙欲披陳其事畧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閤下權知某叨歷清崇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戴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滌訛風刈楚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頪何啻於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厲藎得就試某敕下後牓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斂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拒革然皆

陰蓄狡恨求肆蠱言致雜文之差互恐羣吏之搆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牓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於一時遺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唯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旣在門館日夕卽與子弟不生爲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

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蕃夷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郎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曾與月給虛說蕃商據此謗言豈麤相近況孔振是宣父胄緒韓綰郎文公令孫蘇鶚故奉常之後鴈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沈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載某裁斷自已實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

惋歎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纔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韋慤

慤字端士太和初進士大中朝拜禮部侍郎出領方鎮卒

重修滕王閣記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目駭魂褫號爲一方勝槩先是背郛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

滕王者懿夫峻修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構之始葢自永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距今大中歲戊辰亦將垂三百年徒嘉乎飛翬疊欒虎踞龍盤發地呈形與山同安曾不知盪滌不必繫於天災興廢自叶於時數將利愜復果憑智謀故我雁門公按節廉問方頒條詔令肅而兵戎讋服政和而疲瘵昭蘇妙撫循則有袴襦咸獲之謠寬賦斂且無杼軸皆空之歎歲比善熟俗臻治平故州民相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來闔境讙咍飲公之化若乳嬰孩雖國僑理鄭國而多方長孺

緝淮陽而布效方公今日不足過也宜乎享亭祉居全功無何值祝融發其災回祿煽其焰曾未竟夕煤倂秋蓮則斯閣之製盪無餘矣其他廩庿之地接續郵亭數棟纔連疾飈一驚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俾撤屋開道毒燄方熾逡巡不能救翼日公乃往觀焉召將校謂之曰吾幸得備位廉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火之患時予之辜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丞徒湊事協于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鼛鼓不勝而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巳耽耽自非智用周敏政齊畫一則安

能刱規模之豐麗如彼程制造之速疾如此不有廢絶孰能興耶今按舊閣基址南北濶八丈今增九丈三尺其峻修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濶板上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聳于屋脊長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龜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六尺濶三丈五尺固可謂宏廓纈敞殊形詭狀革故鼎新有如是乎況前通舟車迴瞰江嶺每値美景讌集笙歌散迂遠凝宵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仙窟穴五湖之賢達沈浮其於歷覽勝員

果又何如耳故自焚爇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連樓小閣對峙高揭旁通江亭津館致巧衒能迴廊并抱以交映邃宇相縈而不絕則是閣也冠八郡風俗之最包四時物候之異春之日則花景鬭新香風襲人憑高送歸極目蕩神夏之日則鶯舌變啼葉陰如棟紈扇罷搖綺窗堪夢秋之日則露白山青當軒展屏涼風遠來沈醉易醒冬之日則簷外雪滿幄中香暖耐舉罇竿好聽歌管則斯閣之盛縱遊之美賞心樂事庸可既乎夫易舊圖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將俟魁岸博達負

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為不然何當瘡痍未復之前而妙於救藥煨燼已成之未而遽及經營況不奪農時不勦人力帑藏免竭日時免賒觀之者咸謂神化翕忽殆非人力之所為也噫夫瓌譎特殊巍峩相扶似乘靈濤湧出方壺華厦嶙嶙閈闓雎盱用鎮遐俗尤光奥區是必知後千百年閣之名焉與公之政俱垂不朽矣至如江山之重複物産之殷充亭臺增葺以雲蔓廨署繕完而櫛比布在圖籍孰能該詳愨今所以為異者但舉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其他壯麗形勝已備列諸公述作故不能一一覼

縷時大中執徐歲秋八月哉生明記

劉瞻

瞻字幾之其先彭城徙桂陽太和初進士又登博學宏詞科咸通中拜戸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罷爲荆南節度使再貶驩州司戸參軍僖宗立徙康州刺史量移虢州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卒

請釋醫官韓宗召康仲殷宗族疏

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蕣花

稟氣各異至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
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
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
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
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
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
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
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
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人不同議此乃禍從

天降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宫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寃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寮同深懇激

唐故内莊宅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員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劉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遵禮字曾卿帝堯垂裔實分受姓之初隆漢勃興更表昌宗之盛靈源彌遠瑞慶斯長史不絕書代稱其德曾祖諱英皇任游擊將軍守左武衛翊府中郎將韜鈐奥術倜儻奇材運阨當年位不及量僖伯有後累生英賢烈祖諱宏規皇任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特進行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沛國公佐佑

累朝出入貴仕文經武畧茂緒嘉庸誓著山河勲銘金石
訓傳令嗣慶集德門卽今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制仕徐
國公名行深也公卽開府第五子穎悟於齠齔溫克於童
蒙孝敬自稟於生知忠恪允符於夙習爰當妙齒卽履宦
途以寶歷二年入仕重位要權爭用爲寮寀資鴻漸之勢
俟麟角之成雍容令圖遜讓美秩開成五年方賜綠授將
仕郎掖庭局宮教博士充宣徽庫家地密務殷選清材稱
舉止有裕階資漸登會昌元年授登仕郎四年授承務郎
常在禁闈日奉宸扆皆貴游之子弟爲顯仕之梯媒清切

無倫親近少比特加命服仍領太醫六年賜服銀朱加供
奉官轉徵仕郎内僕局令充監醫官院使親承顧問莫厚
於宣徽榮耀服章無加於紫綬其年六月授宣義郎改充
宣徽北院使十一月賜紫金魚袋階秩表仕進之績爵邑
列恩寵之榮既屬上材因降優命大中二年授朝散大夫
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密侍右邊樞軸備選邊防經
制才畧所先公論咸推帝命惟允五年改充宣徽南院使
尋兼充京西京北制置堡戍使疆埸設備今古重難俾無
奔突之虞用致煙塵之息凡所更作大叶機宜與能疇勞

換職進秩其年使迴改大盈庫使旋授宮闈局令夫良弓勁矢武衛戎裝器號魚文名掩繁弱帑藏之貯進御是須多資峻嚴以縮要重七年改內弓箭庫使又以上田甲第職夥吏繁禁省之中號爲難理茍非利刃寧愆劇權八年改內莊宅使出護戎機實爲重寄受歷試之選膺貞律之求爰以周通遂俞推擇九年改充海監軍使共綏武旅旁協師臣儻非其材亦罕濟用雅聞懿績更莅雄藩十二年改鄆州監軍使出入之宜勞逸是繫履踐之美重沓爲優十三年赴闕明年授營幕使其年再領弓箭庫使咸通元

年十二月轉掖庭令雲螭注産驥子龍孫當星馳電逸之場列中阜内閑之籍寶鞭玉勒足蹀首驤繫於伯樂之知懸在伏波之式鑒精事重匪易其人三年遂授内飛龍使休聲益暢睿渥彌敷進於崇班示以懋賞四年授内侍省内侍地控西陲任當戎事思得妙略冀絶邊虞五年改邠寧監軍外展殊勲内缺要務人思舊政主洽新恩七年復拜内莊宅使顧遇益隆兢謹愈至將申大用先命崇階八年授銀青光禄大夫嗚呼得君逢時材長數促性命之際賢哲莫窮咸通九年孟夏遘疾優旨許歸就醫藥鍼砭無

及湯劑徒施莫逢西域之靈香遽嘆東流之逝水以其年六月十四日薨于來庭里私第享年五十三八月五日詔贈左監門衛大將軍竊惟開府以仁誼承家用忠貞事主德齊嵩華量廣滄溟便蕃顯榮洋溢功業掌鈞衡則彌縫大政綰戎務則訓齊全師勤以奉公寬而濟衆書于史冊播在朝廷故得朱紫盈門輝光滿目公之仲季時少比倫並以出入之材各奉趨庭之訓優秩佳職後弟前兄而公不享遐齡豈神之孤衆望也是以開府惋惜軫極悲懷夫人咸陽縣君田氏四德咸臻六姻共仰婦道克順母儀聿

修有子四人長曰重易給事郎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重
允宣徽庫家登仕郎內侍省奚官局丞又其次曰重益曰
重則並已賜緑皆以孝愛由已明敏居心在公處私克守
訓範以似以續家肥國華今則喪過乎哀毀焉在疚宅兆
既卜日月有時十一月八日銜哀奉喪窆于萬年縣崇義
鄉滻川西原禮也佳城永閟昭代長違生也有涯前距百
齡纔及半死如可作後遊九原當與歸瞻叨職內廷特承
宗顧刋刻期于不朽叙述固以無私銘曰
積德之孫大勲之嗣允文允武有材有位既遇明時將膺

寵寄樞機之任咫尺而至命不副才期而爽遂崇崇德門

胱胱今予亟裕後昆流千萬祀